



世界经典文丛



---

THE ART  
OF THE LIFE

---



# 生活的准则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著 何燕 编译

*by Ralph Waldo Emerson*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丛

---

*THE ART  
OF THE LIFE*

---



# 生活的准则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著 何燕 编译

*by Ralph Waldo Emerson*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的准则 / (美) 爱默生著 ; 何燕编译.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39-1326-3

I. ①生... II. ①爱... ②何...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6354 号

---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生活的准则

SHENGHUO DE ZHUNZE

---

出版人 许久文

作者 (美) 爱默生

编译者 何燕

责任编辑 刘芳

整体设计 汪要军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59419778 59417747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 B 座 601 室

邮编 100102

印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5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39-1326-3

定价 28.00 元

---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 编译说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著名思想家、散文作家、演说家和诗人。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一个牧师家庭，自幼丧父，由母亲将其抚养成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哈佛神学院，1829年，被任命为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数年后辞职，先后三次游历欧洲，并与散文大师卡莱尔成为终生至交。1834年，初次游历归来后，爱默生潜心读书、写作，并发起“超验主义俱乐部”，成为美国超验主义哲学的代表。1864年，他成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866年，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爱默生的文学地位是在他出版《随笔第一集》和《随笔第二集》后才确立的，重要作品《论自立》《论友谊》等被全世界人民所熟知，终其一生，爱默生没有致力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他只注重人的心灵，但他也并没有脱离现实，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完人是那生活在人群中间而又能极其和蔼可亲地保持寂寞的独立的人。”

爱默生在19世纪美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自立主张、民权观念等对美国人民影响深远，许多观点后来为历史证明都具有先知性。美国前总统林肯曾赞喻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同时他还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有了爱默生，美国文学才真正诞生”，被尊为近代“美国文艺复兴”的旗手。

爱默生的随笔注重在思想内容上让哲理深入浅出，故有人评价

他“似乎只写警句”。他的文字所透出的气质无法言喻：既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形式，又具有开放的民主主义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也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神秘色彩……英国著名的作家马修·阿诺德称他以散文创作了19世纪最重要的作品，是“那些栖居在精神世界中的人们的良师益友”。

爱默生毕生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他认为“人应当学会的是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而不是诗人和伟人们的圣光”。爱默生在美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的随笔。爱默生的《随笔第一集》出版于1841年，三年后又出版了《随笔第二集》，《爱默生精选随笔集》中收录的五篇文章均集中反映了爱默生思想的精髓，并代表了爱默生随笔的最高成就。

爱默生虽然在思想上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以诗人的激情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风格，成为了美国超验主义哲学的代表。因为他的随笔集和思想均涉及面广，因此，编译上有些难度，望各位读者与编译者及时交流，批评指正。

## 目录

第一章 命运·····	001
第二章 力量·····	023
第三章 财富·····	039
第四章 修养·····	059
第五章 风度·····	081
第六章 崇拜·····	101
第七章 随想·····	121
第八章 美·····	139
第九章 幻想·····	155

## 第一章 命运

若隐若现的征兆在空中留下一抹淡痕  
唯有那孤独的吟游诗人方能洞悉  
鸟儿的双翅扑棱着未知的祸福  
悦耳的吟唱唤醒了人们的迷梦  
一则撩人，一则警人  
诗人自嘲能力再好  
亦无须学做书吏或信使  
以庞杂的文字镌写生命的昭示  
在他心中，一旦斗转参横  
便可知晓柔美的黄昏暮色  
因为凡事皆有征兆  
二者的联姻天衣无缝  
或者说，守盼预兆的先知  
也是造物者缔就的天才

——命运

前几年的一个冬天，有关时代的理论探讨在我们的某些城市中十分风靡。正巧有四五位名声显赫的人向波士顿和纽约的公民进行跨时代的演说，将时代精神传播于众。与此同时，时代精神这一主

题也醒目地占据着在伦敦发行的一些有名气的小册子和刊物的大部分版面。然而我却认为，对时代这个问题的探讨其实已经转化为对生活准则问题的深思。到底如何生活？还是时代遗留的问题。这就好像我们的几何学在巨大轨道上找不准流行思潮的方向，协调不了它们之间相对的位置，更看不见它们返璞归真的时刻。遵循自身的价值规律，用心揣度价值取向中的规则，就像是秉承一种无法抗拒的意旨，选择了就仔细遵循。

我们在实现愿望的最初阶段，遇到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全部热情被改革者的希望之火点燃，在经历了许多尝试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必须比较早地开始——从学校开始。如果孩子们不听话，我们完全可以不介意：假如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无法接受，我们就必须较早地开始我们的改革转变——就从下一代开始：这或许就是命运，或称自然规律，或者说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些准则。

但是，如果灌输一些生活知识，让人们接受这不可抗拒的意旨，那么，这种灌输也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他本身。即使我们一定得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们也不可不强调自由的价值个人的重要性、责任的神圣和个性的力量。生活中要肯定这种选择的正确性，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选择也未尝不对。但是这些极端之间的差距不是几何学能够测量得到的，更别说将它们整合。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坦率地承认每一种思想和观念，只能反复宣传我们所主张的思想和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像抚琴，若想深刻体会琴弦的力度所在，将每一个观念体系当作每一根琴弦，不断重击，反复灌输观念，让这观念和思想深入人心。通过这样的反复，一些生活的思想和观念就得以整合和灌输。可能你在接受的过程中还在质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到底如何存在，但我们要确信付诸的行动必然是紧跟时代精神



的，与之吻合而且希望的。每个人对时代精神的领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要读懂自己所处的时代，那就必定要采取这种对主流话题依次分析的方法，即轮流地剖析每一个隶属于人类生命体系的重要话题。这些都是属于人类生活主流的话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经历与话题是密不可分的，客观地看待与之相关的事实，这样真正的局限性很容易被找出来。任何对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过分强调都将被修正，这时真正的公平将被建立起来。

还是让我们诚实地阐述事实吧。我们美国向来被贴上肤浅的标签。这个伟大的国度上生存着许多伟大的人，既不会夸夸其谈，也不插科打诨。面对人生的窘境，会感悟，会勇敢地去直面这一切。宗教的庄严与神圣深入斯巴达人的内心，他们愿意为此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土耳其人深信他们的命运在诞生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刻，就已经铸写在铁叶上。凭借着坚定的意志，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的阵营。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都接受宿命论的世界观。但是我们知道，首先，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任何医生能挽救得了这样的人。

尽管命运的车轮不断地在碾压印度教徒，但他们依然坚强。上一代的加尔文派教徒拼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也无法摆脱来自宇宙施加给他们的压力，生活艰难。宇宙的重担使得他们无法挣脱自身的处境。明智的人能感觉到，世上的确有些东西，是言论或投票所赶不走的，宛如一根绳子或一条带子将其系在世界上。

命运，宇宙的主宰

统治世间芸芸众生

它的力量由上苍见证

如此强大，以至世人俯首帖耳

无论事情正确与否  
终有一日物极必反  
倾颓不在千年之后  
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战与和，憎与爱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乔叟《骑士的故事》

希腊的悲剧表达了相同的感受：“凡是命中注定的事就终会发生，没有一种思想可以改变和违背的。”

野蛮人将心灵的寄托都皈依于某一部落或城镇当地的神灵。耶稣广博的基督道德传入到乡村就自然而然备受关注，不管它是否狭隘，都是神学以供信奉。与神学为伴的当然会有平易近人的牧师，就像乔·斯蒂林，还有罗伯特·亨廷顿一样，虔诚地信奉着上帝，感谢上帝赐予的一切——无论何时，每当好人需要一顿午餐，上帝就会敲他的门并留下一分钱。当然他非多愁善感之人，不会溺爱或纵容我们。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的本性是野蛮而粗暴的，它能轻易溺毙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它吞噬你的生命就像吞入一粒尘埃。严寒折磨着人类，它能凝固你的血液，麻木你的手脚，把你冻得俨然像发皱的苹果。说来就来的疾病、暴风雨、重力、闪电，任何人此时都难得到尊重。上帝的生活方式有时候的确粗鲁无礼。只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生活习惯就无异于自然界其他生物，诸如蛇和蜘蛛的日常习性，老虎和其他食肉动物的之间的相互撕咬，尚在盘卷中的水蟒面对它的捕食者骨头发出“咔咔”的响声……某天，你刚刚用完正餐，然而，在几公里外优美环境掩映着的屠宰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这种竞赛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极为相

似——一个以牺牲其他物种来求得自身生存的现象不足为奇。宇宙中彗星撞击和其他星球的异常运转是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生存的星球的，哪怕是地震和火山喷发、气候的变更、昼夜的更替……都足以摧毁地球。乱砍滥伐林地造成了河流干涸和大洋的海床变化，最终遭殃的是无数的乡镇和郡县被埋入海底。在里斯本，一次地震中惨死的人像苍蝇一样多。三年前那不勒斯的一场地震，近万人在几分钟内被砸死。海上的坏血病。非洲西部像剑一样锋利的恶劣气候，使巴拿马和新奥尔良等地的人口像遭受大屠杀一样地减少。我们西部的大草原由于经常发生感冒发烧和疟疾而令人不寒而栗。霍乱、天花等疾病大规模暴发已经被证明，就如同在蛙鸣鸟啼噪声四起的夏天里突然来一场霜冻，蟋蟀家族骤然停止了鸣叫，整个世界都平静下来一样，也会使人类万户萧疏，失去生气和活力。我们不要把这些生物说得一无是处——鲨鱼的形体、龙虾的钳子和硬壳，狼颚上布满锋利的牙齿，虎鲸的武器以及其他躲到海洋里的凶猛的鱼类等，它们的利器就足以暗示大自然内部的凶险。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世界自有一条野性的、坎坷的和无法预知的道路通向它的终点。试图粉饰它庞杂复杂的机构，或是用神学院学生的干净衬衣这种尽善尽美的装束来装扮这位伟大的恩人都是徒劳的。你将会说，人们大可不必在乎这些危害人类的意外，不必杞人忧天。但是，有了第一次的发生，第二次还能避免吗？既然我们躲避不了也预知不了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我们就必须学会敬畏自然。但是这些震动和毁灭，和每天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其他规律的无形的力量相比起来，其破坏性是小的。我们做某件事最终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社会组织机构总是凌驾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供人们观赏的野生动物，或者是脊椎的外形和力量，是命运的记录。鸟的喙、蛇的头骨，客

观地决定了它们活动的局限性。这就是竞争的尺度，也是性别、气候、人的智力的尺度。每一种精神都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但随后世界却被精神所俘虏。

出租车司机是迄今为止最有名的颅相学者，他能够读懂一个人粗犷的轮廓仅仅通过看你的脸庞，然后揣度自己是否有把握会得到一先令的小费。一颦一簇是一种标志。斜视眼、一个哈巴狗鼻子，卷毛头发，皮肤的色泽，所有这些都透露一个人的个性。人们似乎裹在组织系统坚硬的鞘壳之中。你可以询问施普茨海姆，向医生请教，向凯特勒咨询，是否个性不表示什么？或者，是否没有什么事需要由个性来决定？读医书中对四种个性类型的描述，你会认为你在与自己的内心相对白，那些还没有说出的想法。在企业管理中，你若能发现黑色眼睛的人和蓝色眼睛的人各自在公司中最适合扮演的角色，这将使你的公司效率倍增。一个人如何能克服从他的祖先们那里继承的遗传因子呢？一个家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似乎是把祖先们的所有素质注入到孩子的体内，一个家的儿子或女儿都会有一些独特的素质，纯真而无杂念的气质、坦诚而未加修饰的品性或是与家里有隔阂的某种恶习，都会相应的被遗传。每当我们看到朋友的表情变化或是性格特征变化，都会直接想到他的父母，甚至有时候这些特征被遗传得毫无保留。在成长的阶段，一个人往往会表现出很多特征，像他的若干位祖先的基因表现。这些祖先们为我们人生音乐的每一段谱写了多样的曲调。在街道的角落，你注意端详每一位路人的相貌、肤色、眼窝的深度，好像他的特征决定一切。这一切是他的父母决定的吗？事实上，一个人的特征是由其母亲决定的。你与其问织布机为什么不自动纺布，倒不如假设一个临时工搞出化学发现，或要求在沟渠中的挖土工人解释一下牛顿定律——

一百年来，他健康的脑器官已经由于过劳和极度贫困而痛苦不堪。当一个人离开母体时，天赋之门随之关闭。就得让他珍视自己的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同样的道理，人的未来也是自我掌控的，有且只有一个未来。那已经在他的耳垂中被预定或者已经被记录在他的胖胖脸蛋、圆眼睛、短胖的体形中了。世上所有的公民权和法规也无法阻止他成就一个诗人或王子。

耶稣说：“当他看着她的时候，他就已经犯了私通罪。”但是由于他天生的兽性和思想缺陷，早在他看到这个女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奸夫了。无论谁在街上碰到这个男人，这个男人都会成长为危害社会的人。饮食和性其实是人的生理本能。这些方面的机能越强，它们的个体就越难以表现。打个比方，在蜜蜂的世界里，雄蜂消亡越多，蜂巢就越稳固。后来，如果它们生养一些更高级的个体，具有足够的力量赋予这些蜜蜂以新的活动，并且愉快地完成筑巢的任务。这样再好不过了。偶尔，一个人的智慧往往是从头脑中经常滋生一个新细胞，挖掘新的灵感，就会有建筑艺术的产生，音乐的创作灵感的迸发，对语言的独到表达，对花卉、化学、色素的爱好或天分研究，有双能绘画的手，一双翩翩起舞的腿，以及一个运动健将的体魄——这些能力决不会改变一个人自然标尺上的状况，只是在替人们消磨时光，在无声无息的岁月中慢慢感知。最后，这些暗示和趋势被固定在一个人的头脑中或被继承下去。那些吸收了大量食物能量的人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体。新的才能增长速度是十分迅速的，以至于在随后的第二代，就如同当初他们祖先的智慧一样，他们的健康明显优于上代人。

人们带着对道德或物质的偏见而生——即使同母异父的兄弟也带着这种分歧；如果采用高倍放大镜，我想现代光谱分析之父弗劳

恩霍夫先生或显微镜的研究者卡朋特博士认识到在胚胎初期就有差别的存在：这一个是辉格党党员，而那一个则是自由的破坏者。“命运，它仅仅是前世的造詣。”印度人曾对命运进行大胆的挑战，在经过种族独裁和自由争取的尝试后却不得不如此感慨一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曾找到了东西方观点在极端上的巧合，“一个人，他生生世世身上都饱含着某种情愫，决不是现世才拥有这些”。简单说，在个人的历史中，总是有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簿，而且他知道他自己就是这种不动产的主人。

我们的政治很多都能从生理学意义上得到诠释。一个富人在他年轻气盛的时期很愿意采纳众人的建议。在英格兰，总有一些社会关系广泛的富人在其年轻力壮的时候，努力地奋斗直到他晚年临近死亡时，才开始变得保守，不断反思之前的奋斗经历。所有的保守是由人性的弱点造成的。有些人，本来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占据较好的社会地位，由于父母的溺爱，本性变得羸弱，便瘸腿和盲目，最终只能像病人一样嗷嗷待哺。但也有些人，凭借着强悍的天性，直到他们的生命陷入低潮，都是势不可挡的爱国者，如边远蛮荒地区的人们、新罕布什尔郡的巨人们、拿破仑们、伯克们、布鲁厄姆们、韦伯斯特们、科苏特们……他们拥有强烈的思想，拥有最健康和最强壮的体质。最终失败也是败给他生活的缺点——中风或金钱的诱惑。选举总是遵循力量平衡的法则来运作。如果你能够亲自评估一个城镇中竞选人各自的分量，以及各党派在该城镇中的力量态势，当他们拥有了预定的支持率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特定形式和内容来预知未来选举的结果。大致上，人们宁愿选择最快计算出选票数量和选举结果的方式，而选举人或市长应该达到一定的支持率。

在科学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力量和环境。一系列科学

研究表明，大家自认为很熟悉的鸡蛋，其实是另一种囊泡——而且如果你获得一件更好的观测器或更好的观察仪，五百年之后，它就会在最后的观测中被发现，或在另外的观察中找到这种东西。这种结果同样适用于蔬菜和动物，相似性基本一致。原始的一切力量或发挥的所有作用不过是囊泡！但起决定性作用则是周围的环境。德国博物学家奥肯认为，两个囊泡，一个置于光亮的新环境中，一个置于黑暗中，前者将变成植物，而后者则变成动物。生存在黑暗中的囊泡，默默承受各种变化，直到充分显露它奇特的能力为止，这种奇迹般的力量促使它衍化为鱼、鸟，或者四足兽，衍化为它们的手、脚、眼、爪。

环境就是自然，也可说成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需要遵循的。因此，有许多事你能做，但不可以做。我们必须考虑两件事：一是环境，二是生存。以前我们曾经以为一切都是积极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消极的力量也同样占据环境的一部分。自然是个专横的环境、粗糙的颅骨、笨重如岩石般的颌。人类必要的活动和暴力的趋势，像铁轨上动力十分强大的蒸汽机车，但是，一旦离开了轨道，就什么都不能做，或像溜冰，在冰上如鸟儿翱翔，但是，穿着冰鞋在地面上则如同带了千斤镣铐。

自然就好比一部撰写命运的书籍。它会翻动巨人般的书页，一页一页地往下翻，从来不循环往复。一旦落下一页，就成了花岗岩，千年之后，那儿变成一片页岩；又过一千年，页岩变成一层煤炭；再过一千年，那儿又成了一层灰和泥；接下来，植物的形状就此形成。而后，简单形态的低等动物、三叶虫类和鱼出现；然后是类似蜥蜴这样的形体出现。这些形体的生命形式相对简单，只有大概的轮廓，更难再进一步进化向高级形态转变。当星球的表面由温暖湿润向寒

冷干燥转变时，就为物种的进化创造了条件，这样人类就诞生了。但物种的生命是有限的，由生到死是一个不往复的过程。

世界上的种群都会经历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虽然不能成为最好的物种，能够生存，已经是最好的了。在大量的物种群体中，如果某个种群总是能够顺利地逃脱自然的严峻考验，最后得以生存，打败那些经不住自然考验的种群，得到相对发展的稳定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民族的崛起也有着物竞天择的成分。众所周知，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凭借着民族的力量和精力充沛、富于进取的习性牢牢地扎根于美洲和澳洲的土地上，开拓殖民地，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开拓市场，垄断这些国家的商业贸易。我们曾经追踪研究过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生活轨迹。我们知道，无论花费多少，要铲除犹太民族都是徒劳的。诺克斯，这个轻率的作家虽不怎么讨人喜爱，却在《种族残篇》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尖锐而过目不忘的结论：“自然界尊敬每一物种，而且不使其混杂。每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栖息地”“如果一定要把所属种族中的一块聚居地隔离开来，如果野生苹果掉地，久而久之它就会衰落腐朽，”数百万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像黑人一样，命运中充满了坎坷。他们越过大洋彼岸，来到美洲的土地上，开沟渠，做苦工，种植廉价的粮食，然后过早地躺倒在土地上，与大草原上一簇青青的野草共生。

像这样反复的移民和移民带来的繁荣，预示着一门新的科学，即统计学的诞生。它是一条铁定的法则，如果人口的基础足够宽广和多元化，那么，这些最偶然的和最杰出的事件将成为统计学的物质基础。人们很难预料何时波士顿会诞生一个波拿巴式的上校、一个詹尼·林德式的歌唱家，或者一个鲍迪式的航海家。然而，如果人口基数能够限制在两百万或两亿内，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精确



的统计数据。

所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事物，若被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都存在物质个体自身的体系。个体的数目越大，它对整体的影响也就小得多，那么占据主导地位个体遵循整体的客观事实，整体的因果作用同样影响个体，而社会也因这些因果作用得以存在和保留。

——凯特勒

人是主要的机器，一切出自人自身变化的事物都是玩具模型，没有必要学究般地确定某些发明的日期，因为这些发明早在人们的多次尝试中被改进。人们会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复制以渡过每一次难关。这样一来就很难指出谁是真正的荷马、索罗亚斯德、梅努，更难指出土巴该隐、伏尔甘、卡德摩斯、哥白尼、福斯特、富尔顿这些无可争议的发明家。他们自有他们的辉煌成就和辉煌世纪。在他们的世纪里，仿佛“空气中都充满了人。”这些发明家拥有天才般的才能，再加上颇有效率地创造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工具，好像它附着于化学原子上，好像它呼吸的空气都是用沃坎森、富兰克林和瓦特做成的，这种状况大大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

毋庸置疑的是，可能在每一百万人中只会有一个天文学家、一个数学家、一位滑稽的诗人和一个神秘主义者。人们在阅读天文学史时，没有人认识哥白尼、牛顿、拉普拉斯，虽然他们是天文学的一代宗师。然而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喜帕恰斯、恩培多克勒、阿里斯塔恰克斯、毕达哥拉斯以及埃诺彼得斯等人早已在他们之前就对天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每人都有同样立体化思考的大脑，从事着紧张的工作，缜密的逻辑推理，精密的计算，他们的观念始终与世界的变化并肩前进。罗马人计量单位中的英里有可能是依据对经纬度的测量而来的。